



【台湾】赵淑敏

惊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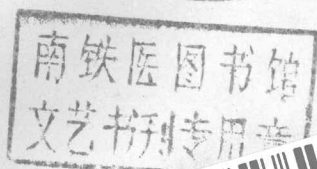
I 247.7 / 216

1247.7
Z16

惊梦

【台湾】赵淑敏

花城出版社



1600

粤新登字05号

内容提要

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台湾，女性仍面临着种种挑战。这本小说集里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各种年龄、各个阶层的女性，在婚姻、家庭、情感生活等方面的困惑与挣扎。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了当代台湾的家庭观念和婚恋意识。

本书作者是台湾著名作家，她的散文和小说曾多次获得台湾文艺奖章。

惊 梦

〔台湾〕赵淑敏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25印张 1插图 170,000字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470册

ISBN 7-5360-1380-9/I·1229

定价：5.80元

目 录

归根	1
咪咪死了	32
白衫	53
无后为大	63
人上人	75
港	93
夫君	119
分离后	130
归去来兮	142
苦夏	180
错	195
分水岭	207
惊梦	221
何处是儿家	237
鏖战	248

归 根

飞机又起飞了，下一站就是台北。七个月不见的台北有什么变化？会不会像到美国后，发现七年不见的女儿，三年七个月不见的儿子变化那样大？人常说近乡情怯，也不是情怯，倒像童年时随着母亲回外婆家的心情，满怀喜悦地扯着妈妈的衣角一步一步地走近，想着全家都围上来、外婆搂着心儿肉儿地叫着的滋味，又怕突然从院墙里窜出个大黄狗吓人一跳。

其实在台北等待自己的只有一人，这一人也就是一切了。几个月以前还是陌生人，相处不过一个半月，加上信函往还也才五个多月，可是就那么认属了。就似在一千双一万双绿手套堆里，忽然找到了另一只单只的红手套那样契合。事实上一个什么都出让了的人，突然又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，那种意外的喜悦，就似一个慈善家，慷慨地献出了所有的财富，正感到无以为生的彷徨时，却中了爱国奖券一样，虽然仅仅是个小数目，可是赖以生存的宝贝。

机长报告了一遍飞行高度、到达时间、台北的温度湿度等等。这些资料很有用，但更渴望的是安静，安静地整理一下心绪去面对飞机落地、机门打开以后的情况。

送饮料送餐点的骚扰过去了，旁座的美国男孩子不再“花拉、花拉”地翻报纸。他睡着了。依窗的这一小角算是有了宁静。但是心底的一角可乱糟糟的，不能思考什么，又一大堆事拥在脑子翻腾。打开皮包拿出小粉盒，看看刚才吃饭有没有吃出红胡子。还算好，稍补一补就可以了。其实在羽田机场过境室的洗手间里，已经稍稍整理过了。那地方脏得不成话，厕所文学之丰富恐为世界之冠，实在不是理容的好去处，可是还是要利用一下。绝不愿在台北下机的时候让人有所误会，以为是一个铩羽而归感情受伤的苦妈妈，要给人看见一个容光焕发、满怀欣悦和希望回家的张素心。人！人！鼻窝儿跟额头有点油汗，用化妆纸沾沾，轻轻补上点粉，反少了些干涩的不自然。头发……，发型还没变，临行的前一天还在百般杂忙之中抽空做了个头。在美国住了近七个月，早学会了自己洗头做头，可是还是不如女儿的功夫到家。为了自己要回台湾，毛毛的公婆特别开恩，愿意替毛毛照顾三天孩子，让她到洛杉矶送母亲。那三天真是美丽的三天，七年来母女从不曾这样亲密过。巧兰说这是毛毛公婆没安好心眼儿，把毛毛的母亲送走了，他们才不会为由于他们的移驾美国逼使得亲家母让地方不安。邝巧兰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，一个守寡的妈妈，跟有能力照顾母亲与有两个孩子需要外婆帮忙照顾的女儿同住，是再合适也不过了。可是就为了他们的定期报到，妈妈只好去依附尚无足够力量照料母亲的儿子。曾家人住在曾家，仿佛是顺理成章的，但是所谓的曾“家”，还没有具备一个家的定型。一处小公寓里，长

少两辈的曾太太中间夹着一个曾先生。他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不快乐，可是却有着不自觉的不安。妈妈看得出，太太也看得出，就是他自己看不出，但又在下意识里流露出来。如今妈妈坚持要去，虽然有着歉疚的不安，可不是原来那种的不安了。以后再也不会听曾邝巧兰懊恼地叫着了：

“David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！弄得别人也紧张。”

是的，也不知德伟为什么那么容易紧张，动不动就发毛。不对太太也不对妈妈，仅对他自己或是无目标的。那种绷紧了的感觉好容易传染别人，于是十六坪大的小天地整个都绷上那样一张无形的网膜。媳妇可以直起喉咙抗议或柔声安抚，做母亲的除了暗暗心疼心焦毫无办法。唯一能做的就是佯做不知不觉，扮演一个满足安详的快乐妈妈，希望用自己的安详松弛儿子情绪的僵直。是可以那样做，虽不是常常，却得经常那样做。好累好累！好累好累！以后……，以后都用不着了。“是你的吗？太太！”

邻座的美国男孩不知何时醒了，手上拿着一封蓝邮筒。啊！就是那封，看了不知多少次，塞在皮包里时时拿出来看看的那封。必是取粉盒时带出来的。道一声“谢谢”赶快接过来。忍不住又展开来再看，其实每句话差不多都快记得了。

“……接到你最近的一封信，我要说几句真话。同住在一座大楼里近五十天，你的精神压力我能了解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些压力你原不必接受，可以没有。

“我们都曾有过的完整的家，有过同甘共苦声气相通的伴儿，有过承欢膝下的儿女。但是在今天似乎除了自己，世间

并没有真正属于我们的一份。是！我们的儿女都有急欲呈献的孝心，可是我们并不能溶入他们的生活，仅成为他们沉重的责任。长此以往，除开增加彼此内心的重压，增加彼此生活的不便，对于亲情的增进又有什么好处？你说那种深切的累赘感，使你感到透不过气来，我完全了解，我是非常达观随和的人，但是在美国的十一个月里，与四个儿女相聚，也时有那样的感觉。只不过我看得透，摆摆手，说声再见，就回到老根儿来。

“素心，你未老我未衰，为什么一定要为别人的想法看法而孤独度过人生的末程。即或是耄耋之年，不也仍有权利追求幸福？这个想法我在美国就有，分别的前一晚，在那家海鲜饭店里我就想说的，但不便也不敢孟浪。我的小女儿跟他的哥哥们一再鼓励，仍缺乏勇气。现在你提到你的心境，我才吐露出心底的话。昨日我又上富贵山公墓，默祷于我妻的坟前。告诉她，她临终的愿望或许能够达成了。请求她在天之灵助我如她所嘱的‘忘却悲哀，重拾欢乐’。以我们的年龄早超越了嫉妒、任性、幻想、冲动。请相信我的诚心，回来吧！早一点回来吧……”

这已是第几封信了？自从他去年九月中旬回台湾之后，每隔三天就有一封信。开始也只是谈些台北近况，工作情形，以及在美国时两人交往的回忆。或者有一些些一丝丝的暗示，或者……，就在那触不到、摸不着、却隐隐有着激励作用叫人口吐真言的层次上。信真的不少，多得连德伟都会注意到了。世人对男女之间的事情本来就敏感，在陈耀廷没

回台北之前，也许德伟夫妇早就觉察到了什么。

要想不被觉察也很困难，同住在一个公寓大楼内。一家住七楼，一家住三楼，常常共用一个电梯，同在一个地下室洗衣服，在同一个停车场内停车，也不曾存心避着儿女往来，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当做正经大事来宣告一番：没名没堂的说什么呢？

虽说一家住在七楼，一家住在三楼，要想老死不相往来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据巧兰说，他们搬进来一年半，也没和他的女儿女婿正式见过面。顶多是在电梯里、停车间说声“嗨！”。倒是耀廷走了以后，他的女儿小倩偶尔跑下楼来，借题请教做菜什么的找曾祖母，现在想起来那是有用意的！既是这样毫不来往的两家，与耀廷见面就算很戏剧化了。说起来甚至有点丢脸，在那般尴尬的地方，那般尴尬的情形之下碰见了。

又是周末，德伟夫妇早就跟同学约好一块出去露营。节目中当然也包括了妈妈，可是心里明白，假如跟去了，必又是大家都别别扭扭。德伟不会让妈妈独自睡一帐篷，一定是婆媳二人共一帐幕，德伟去跟其他的单身汉挤。那为什么呢？小小的公寓房子，两间卧房的天下，三个大人转来转去，老有点多出什么多余的东西的感觉，好容易有一天轻轻松松，为什么还要混在里头？而且儿子媳妇不在家，也确实会有被释放感，要享受这种放松的心愿，的确远高于履行饰演甜蜜家庭一角的兴趣，所以委婉而坚决地跟儿子说对露营没有兴趣，要留在家里整理整理写封信。德伟不肯，磨着妈妈叫妈妈

去。巧兰也很尽责地劝行，可是听得出来是在强压着心里的开心又耽着三分心事，像是怕妈妈忽然改了主意。

“妈妈，去吧！留你一个人在家多不好！信等回来再写嘛！”

“不！你们去吧！我实在没兴趣！”

“妈！妈！合作一点吧！你明知你一个人留在家，我好不容易放心！”

“好了！弟弟，从你大学毕业开始服役，到我来美国前后六年，除去巧兰在台湾学中文的那一年，多半的时间，我都是一个人在家，有什么不放心的！”

“妈！妈！你去了可以帮我们做好吃的！”

“别催了，臭小子！快走，等你们回来后，我再做好吃的给你们！”

“妈——”

“弟弟！”

妈妈摇头瞪眼，儿子只好算了。平常叫德伟小名，巧兰总要酸酸地取笑。以巧兰跟德伟的关系，最亲昵的小名应该也属于她，偏偏“弟弟”不适合她叫，所以她常笑那像是用尿布的娃娃的乳名。今天也顾不得取笑，催着德伟赶快走了。

送走了德伟夫妇，按着每周六的习惯，吸完地，拾掇一下屋子，刚要去洗衣服，毛毛的电话来了。哭哭啼啼地告诉妈妈，丈夫带着孩子陪公公婆婆去唐人街饮茶去了，她因为偏头疼，不能吃不能喝，才能留在家里安静一会儿。她问妈妈该怎么办？公公婆婆规矩太大，生活里的讲究太多，她百般

忍受克制，可以保持表面的平静以维系完整家庭的气氛，却没办法克服自己不偏头疼。公婆顿顿要吃中国饭，不肯吃一点洋东西为她省点事，但是有时做了又不吃，不是说萝卜伤气，就是说感冒的人不能吃鸭子；嫌孩子没规矩，不会说广东话；埋怨每个月汇钱只汇一百五十元，是不是把钱都寄回娘家了；又说丈夫太瘦，为什么不给他补补；每天做家务、带孩子，已累得要死，丈夫下班回家，也累得只剩一口气，吃完晚饭，想看看电视休息一下也不行，公婆都说外国话听不懂，开了就给关上，然后要陪着他们聊天，直到二老回房，才能回自己房间休息；平常不帮着带孩子，可是毛毛管孩子的时候，又要拦在里头干涉。每天都像在作战，夫妻两个人的情绪都恶劣透了，一点小事也会斗半天嘴。她问这样的日子怎样过？一直追问妈妈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全忘了是长途电话，虽是周末，又仅为旧金山到洛杉矶，也仍是长途电话！

能说什么？能告诉她什么？总不能意气用事地说，把那两个自私又顽固的老头老太太用扫把扫出去！心中纵有千万个心疼，还是得劝女儿不要自寻烦恼，好在公公婆婆每年也只住三五个月，很快就会过去了；他们说什么，别往心里放，实在受不了，装听不见就算了。可是说这些话有什么用？受仍是女儿在受！毛毛从小到二十三岁出国，何尝受过一点苦？最近两三年，每年都有这么一次，往年只能在信上诉苦，待妈妈也到了美国，就可以直接向妈妈呼救求助。可是做母亲的又帮得上什么忙？尤其到了美国之后，发现许多

的小家庭，都因父母的问题而破裂，又添了十分的担心。三个星期以前，与女儿分手的时候，犹盼望情况能有所转变，哪知仍是如此。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苦熬的滋味，实在太不好受，毛毛……毛毛万一也走上那一步，可怎么办？活活的生离比人天远隔的死别更难捱！啊！毛毛，宝贝毛毛！老天爷！一切的苦痛都让我承担了吧，别折磨我的孩子！

“这位太太，这位太太！有什么困难？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听见有人询问，才猛省到原来是在地下室的洗衣间。室内本无别人在，想心事想出了神，就控制不了自己，即或是在自己同胞的面前，如此失态也很难为情。抹干了眼泪，抬头一看，又几乎要笑了。一个高高壮壮花白了头发的大男人，身上却围了一条女人围裙，在笨拙的翻弄一篮衣物。不能笑，有困难的明明是他，却关心到自己的困难！

“没有！没有！刚刚接到女儿的电话，有点想念女儿，就有点忍不住……”跟陌生人怎能吐露一切？

“唉！天下父母心，没办法的！我的女儿女婿就住在七楼，女儿开过刀才一礼拜，女婿昨天到纽约去办事没有回来。她要下楼洗衣服，那怎么成？在屋里走几步活动活动就罢了，怎么能楼上楼下跑做粗重的事？我说老爸替了吧！她不肯，我就生气！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把衣服一起倒在一个大型洗衣机里。

“啊呀！那不行，有颜色的跟白的不能放在一起。有颜色的不能煮，一煮会脱色，把白色的全染了！”

赶快让他把衣服再掏出来，按质料颜色分放在三部小洗

衣机内放好肥皂粉，盖好盖子，投入钱币，洗衣机就操作起来，他才满头大汗地笑了。

“真糟，我自动请缨，差点弄错了。我女儿说我弄不好，我偏说在她三个哥哥家都帮过忙。您要不教我，我就搞砸了。真谢谢您，别见笑，一辈子没搞过这玩意儿！”

经过这一阵乱哄，毛毛带来的感触都暂时忘了。置身异国，碰到说同样语言的人机会并不多，偏偏又住同一幢大楼内，又碰巧同时在地下楼洗衣服，也许陌生人本不该多搭讪，可是异乡伶仃的感觉上袭，就忍不住拆除了戒心，他也实在不是那类让人存戒心的人。

“这位太太贵姓呀！我姓陈，住在七楼！”

“哦！陈先生，我是曾太太！”

“曾太太也是打台湾来的吧？”

“是呀！我原来住在台北，学校放了假才到美国来的，来了还不到两个月！”

“我来了可快九个月了。先在洛杉矶住过一阵子，就到东部去看另两个儿子。再住些日子，我就要回去了。”

“啊！你还要回去的呀！”

“是啊！大学九月下旬就开课了，开课之前得赶回去。您全家都来了，不打算回去啦？”

“我们家就我跟一儿一女，女儿住在旧金山，替我办的移民。儿子媳妇住在三楼！”

“哦！哦！那你是该来的！”

第一次见面，就是那样的情形，耀廷听了她的话还直说

她是该去美国的，等住了快七个月，才知道她是不该去的。不过去了一趟并不后悔，否则怎么晓得像张素心这样一棵树应该在何处生根？假如仅为了生存，什么样的地方都可去，比美国更不适于自己的所在也可以去，要是还想过有自己的生活，就得仔细嗅嗅泥土的味道。

除了听陈耀廷说：“你是该来的”，其他的人也常讲类似的话，那时也真那么以为。在台北所谓的“家”，是一人一屋的世界，学生虽爱老师，常把老师当做剖露心声的唯一对象，等到那些小女孩回到自己温暖的家，或考上了大学，生活到多彩多姿的新世界里，张素心的家就仍然是一人一屋的世界；不但没有家味，也缺乏人味。就曾为了耐不住德伟入营服役后家里那种空洞感，接受过接待来华留学生家庭的登记，愿意接待华裔女学生。邝巧兰也就是那样住进来的。可是那样的安排是失败的，接待者要付出许多精神耐心去照顾、去适应对方，实在很累，还不能完全使被接待者满意。巧兰若不是和假日周末回家的德伟谈上了恋爱，怕也会中途搬出了。巧兰曾经表示，外国学生住在中国人家里，不只是住房子，还希望体验中国人的家庭生活。曾家缺了这个，使她寂寞。德伟犹未退役，巧兰要回国了。她坚持要结了婚回去，德伟也愿意，做母亲的虽不希望儿子早早套上沉重的家庭担子，希望他能面对广大世界从容选择，然而机会是自己造成的，没有多说一句的余地。巧兰回了国，德伟退役之后也走了，又恢复了一人一屋的情形。鉴于接待巧兰的经验，不愿再接受外国学生。而且，也再没有一个儿子在身边，吸引住

一个女孩，给那屋子添一点像家的味道。到美国去，原是希望能找到一处真正的家。毛毛家是一夫一妻两个孩子的小家庭，却有着不小的庭院和房舍。巧兰与德伟婚后尚未回国的日子里，曾给那原无家味的房子里增加不少一家人的气氛，应该是被敞开臂膀欢迎的。两处都可以生根吧！不过，听多了传说，所以在投奔儿女之前，便留了退步。在学校只请假不辞职，房子也请人照看而未出售，心情却是破釜沉舟的。想着到了一年之期，一封信便可解决所有的牵挂，那时踏踏实实地在“家”里。

但到底该不该来呢？该去的、要找的，是一个家，可是哪里是家？女儿办的移民，却不能住在女儿处。女儿的公婆要从香港来“报到”，马上就得避开让出地方。毛毛在征得母亲同意以前，已和弟弟协调好，请弟弟先接纳母亲，待那两老回香港后再回旧金山。既是如此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儿子家是曾家，却只是两间卧室的公寓。小夫妇的天地硬添进一个不够老的老妈，连自己都觉得碍手碍脚的多余。媳妇是华侨女儿，也到过台湾，更是熟人。可是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。肯接受婆婆的侵入，已难能可贵，做妈妈的不会再苛求什么。但观念习惯终有差异。晚餐已罢，“全家”同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，巧兰很自然地将身子靠在德伟的怀里。当过二三十年教师的人，常和少男少女相处，并不古板，可以坦然以视，儿子却不好意思，要轻轻推开那工作终日渴望寻求身心憩息的妻子。儿子的尴尬与媳妇的微愠，都使自己十分抱歉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惟有早早避入栖身的小屋。躲入

小屋不是办法，但是洛杉矶的夜晚，不是台北的夜晚，无法一个人在人行道上慢慢逍遥，更无法找一些年龄志趣相仿投契的朋友在一起谈谈叙叙。只有将自己关在屋里，看那带来的不知看了多少遍的书，或女儿寄来的旧报。母子毕竟连心，觉察到这情形，儿子会钻入小屋陪伴母亲。然而竟无言以对。终不是常常以妈妈大腿当枕头的儿童少年了，其实知识并无太多差距，母子分离也不过三年余，可是就是没话说了。即使不为的怕使媳妇心中不快，就为的那种蓄意尽孝的心理造成的不自然僵硬气氛，也要把儿子赶出小屋。跟巧兰之间按说应无隔阂，以前巧兰在台北念书时，住在家里要说就说，要讲就讲。可以跟“曾妈妈”斗口，也可以撒娇，现在都没有了。倒是极力克制自己在勉力做个好媳妇，但脸上总有受了委屈的表情。儿子强调爱吃妈妈做的菜，媳妇难过难堪；爱听妈妈叙述小时候淘气耍宝的趣事，媳妇没有那样的共鸣，反有被冷落的神态。要是有个孩子是否好一点？自己虽不是“含饴弄孙”型的女人，至少可以多点事情做，多个话题谈，也多个桥梁。偏偏他们决定德伟念完书以前不要孩子。当然这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臆想，多少有了孙子的三代华人家庭，不也问题重重？比两代人人家更多出一些纠葛！毛毛的同学好友就劝毛毛，忍也要有限度，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躲出去，让她窝囊护短的丈夫吃吃苦头。毛毛就横不下心，宁愿自己偏头痛痛得呕吐发晕也不肯那么做。纵然是不愿丈夫为难，也是放不下孩子。

自从打陈耀廷口里也听见那句话，心底那股子无所适从

的惶惶之感，就又常常涌向心尖。禁不住要自问：

“我是该来的吗？”

“你是该来的！”

不久又听见这句话，第二个礼拜六又碰到了他，他说他对洗衣服很有兴趣，要学会用洗衣机好回国自己洗衣服，硬让女儿女婿去中国城买菜，自己讨了这差使。

两个人碰上，竟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。

“你是该来这儿的！”他重复一句，“你家的人全在这儿。你一个人留在台北，孩子们不放心。我的孩子也劝我搬到这里来，我跟他们说我才不呢！我一个六十岁的人到了这个社会就成了坐吃等死的老废物。我的朋友、我的学生、我的工作重心都在那边。在那边我可以过得很有精神，很有意义，就是过几年退休了，也还有我可做的事。出来休假一年看看孩子是挺好。长住，不行！我不能当锯了根的树。”

这个人一定很好处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又蛮爱说话的。自己可不想就那么向外人剖剖，可是偏偏就那么管不住自己地冲口而出：

“儿女都在这里也没用，一直不能踏踏实实安置下来，老像飘着吊着！”

说完就后悔了。他却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，仅狠狠盯着她看了半天，笑了。

“人哪！就像花啦树啦，得有个支撑的力量让自己扎根。你应该找个题目打发时间。还没有孙子吧？”

“没有，这家公寓听说不要有小孩儿的房客呢！而且就